

陳曙曦 莊梅岩

今年一月未完，已有很多音樂盛事：第一屆「香港國際指揮大賽」之後，梵志登和港樂完成了《指環》最終章，然後是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委約室內歌劇《Mila》世界首演。三項盛事在一星期之內發生，當中最有香港情懷的首選由莊梅岩編劇、陳曙曦執導的《Mila》。

# 挑戰室內歌劇界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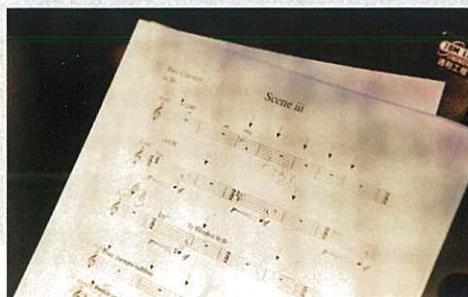


《Mila》是亞洲協會香港中心慶祝設館五周年的委約創作，回應亞洲多元文化是主題之一。一向勇於嘗試的編劇莊梅岩，受蘇美智的著作《外傭——住在家中的陌生人》啟發，決定寫一個以外傭為主角的室內歌劇。

室內歌劇，近年香港產出不少，和《Mila》同期的便有改編徐訏小說的《鬼戀》，年前香港藝術節委約的《蕭紅》更獲邀到海外演出。但《Mila》要比《鬼戀》、《蕭紅》更大膽更矚目的是，一、以當下的社會現況為內容，二、唱詞因應角色身份用上英語、菲律賓語和廣東話。前者讓歌劇離開歷史、文學這些優雅的避風港，後者為切合香港現況而大大提升了創作難度。莊梅岩笑說：「吸引我是用歌劇形式做這個題材。如果這是一個外傭的 drama 就沒那麼有趣。」劇本敲定之後，拉埋合作過《法吻》和《前度》的好友陳曙曦落水執導。



Stefanie Quintin



陳曙暉

047

莊梅岩



## 菲傭的歌劇唱一齣

陳曙暉，不久前才將潘惠森的名作《大汗推拿》導出新意思，拿起《Mila》這部全部創作，首先問要做給誰看，「菲傭的故事這個題材已經有趣，還要做opera。究竟給香港人睇？給菲律賓人睇？給僱主睇？還是給外傭睇？我認今次來看的都是僱主多。」

根據去年的立法會資料，香港有35萬多外籍傭工，佔總就業人口9%。粗略假设，每個香港家庭聘請一名外傭，便等於35萬個家庭都住着一位陌生人。

「我們多數是打工仔，所以看菲傭的故仔，很容易會落入僱主和僱員的角度。」相對於僱傭衝突這種戲碼，陳曙暉更好奇：「點解而家大家都需要菲傭？在我成長的年代不是這樣。點解我們現在需要工人响屋企？而我們的爸爸媽媽並唔需要呢？」

莊梅岩說：「女性外出工作，這一輩祖父母不一定願意湊孫之外，還有獨留兒童在家的法例，去到十六歲，天呀！」現行法例規定家長把十六歲以下兒童獨留在家，可構成刑事罪行，最高刑罰監禁十年。

邵樂敏





- 048 -

## 寂 寞 的 每 個 人 都 是

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，外傭在家鄉的家庭一樣有故事，「菲律賓之外，香港還有很多國家的外傭。大陸現在很高薪請菲傭，但菲傭都不去，證明他們已對香港有歸屬感。所以，個戲以菲律賓工人為主軸，除了探討香港家庭怎樣對外傭，還有就是一個不同文化的陌生人住進一個家庭會有甚麼影響。」

陳曙曦極力避免讓演出掉進公式化的僱傭關係，「其實請工人係一個social problem，已經去到唔請唔掂。戲裏面四個人都好lonely，個菲傭好lonely因為離開自己屋企，僱主好lonely因為見唔到屋企人，個小孩好lonely因為成日見唔到父母。所以，我的處理唔想見到邊個角色係衰人。」



莊梅岩亦致力讓劇本觸及香港社會現況的不同面向，如學童自殺、求學只是求分數、雙親外出工作、香港工時過長、僱主和僱員之間的不信任，都反映在這個四位演員一個小時的室內歌劇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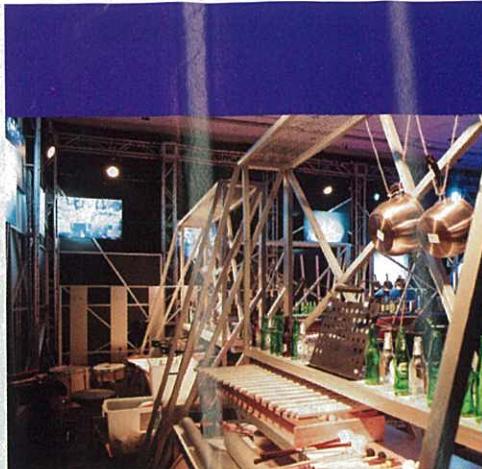
寫過電視劇《短暫的婚姻》、音樂劇《奮青樂與路》，莊梅岩直言：「Opera世界的跌宕、精鍊的唱詞，和drama很不同，甚至比musical更好玩。因為opera是依我寫的文字去譜曲，就算跟隨香港兩文三語的使用都好自然。」

《Mila》的團隊成員各有不同文化背景。居港作曲家Eli Marshall來自美國，曾為許鞍華和王家衛創作電影音樂。音樂總監Neal Goren是紐約Gotham Chamber Opera的創辦人，主角Mila則由菲律賓女高音Stefanie Quintin飾演。演母親和兒子的分別是香港的女高音歌唱家李蕙妍和邵樂敏，父親是活躍於美國的男中低音Joseph Beutel。

劇本寫好後，莊梅岩錄下自己朗讀的廣東唱詞，菲律賓語的部分她請家中的菲傭姐姐協助譯譯，然後交給講英語的作曲家Eli Marshall譜上音樂。陳曙曦和莊梅岩都說這個做法有一定難度，成稿後仍不斷細微修改，令作品更精緻更有說服力。



李蕙妍



## 港式 一桌兩椅

一月十八日晚《Mila》在金鐘的亞洲協會香港中心首演，不少名人和業界到場。我看十九日晚的場次便遇上「香港歌劇之父」盧景文。飾演Mila的女高音Stefanie Quintin表演最為出色，和主人、少主做對手戲的情緒拿捏，還有角色一路鋪排到最後出人意表的結局，她都處理恰當。

另外，分別飾演少主和少女的女高音邵樂敏，既要變裝又要唱多種語言亦相當考功夫，明顯廣東話唱詞是較英語及國語（菲律賓就如德語、意大利語一樣只聽情感）高難度。陳曙曦也說：「廣東話九聲係有挑戰性。但她唱得到，外型又好似小朋友，又願意剪短把長髮扮男生。」

觀乎陳曙曦過往的作品，他擅長在限制之中尋找突破，且每每令人拍案叫好。這次他把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大堂後的展覽廳，變身成小型劇院，將純熟的劇場手法、簡約多變的舞台，用於歌劇演出，效果不俗。在一般華麗的歌劇舞台上，很難想像咖啡桌隨手一反，配兩張椅子就變成一輛汽車，兩位歌者一邊做着駕車坐車的型體動作，一邊唱歌演戲。

在小劇院之中，這種處理加強觀眾和演員的親密感。「表演或者藝術，好似空氣和水，普通人都可以擁有。現在，好多人覺得睇藝術要有欣賞的能力。」陳曙曦坦言希望拉近觀眾的距離，「這次場地都好得意，我們想盡辦法去改裝這裏，之前來過的觀眾會唔認得。現在我自己劇場的作品，傾向在非正式場地演出，可以更接近民眾，因而進場觀眾的種類會更多，他們進來不止看戲亦係感受個氛圍。」

莊梅岩續說：「今次是一個很好的經驗。」

想盡辦法  
改裝場地

